

明氏實錄
米海嶽年譜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

許君年表
雲林遺事
附錄
附年表考



Z121

1

13447

明

60525

氏

實

錄

楊學可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學海類編仰視
千七百二十九鶴
齋叢書皆收有此
書仰視本較勝故
據以排印

明氏實錄

新都楊學可編 大興徐 松校補

夏國主姓明氏諱玉珍朱國禎大事記明玉珍一曰髮端字玉珍湖廣隨州人也明太祖實錄隨州農家子性剛直七修類稿明玉珍弓兵之首也母夢與神

遇遂娠而生珍珍長有異像身高八尺明史明玉珍傳身長八尺餘一曰重瞳家世以農畝爲業珍素有大志不屑爲

也朱國禎大事記玉珍以信義爲鄉黨所服至正辛卯兵起類蔡開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一年五月辛亥劉福通據成舉攻破羅山真陽礪山遂犯武

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玉珍一日謂鄉耆老曰元君無道天下兵起荼毒吾儕將亦不免也爲之

奈何耆老對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鄉兵屯青山量力審時大則取進小則自衛亦策之上珍曰

善因部署諸鄉豪分屯要害且修柵治城有衆十餘萬衆遂推爲屯長按明太祖實錄初徐壽輝兵起蕪水足下索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衆所望也玉珍於是招集鄉人得千餘屯於青山結柵自固衆推玉珍爲屯長明

史明玉珍傳云徐壽輝起兵玉珍與里中父老圍結千餘人屯青山是玉珍之爲屯長在壽輝起兵之後此獨敘於起兵之

前與諸書異大事記注一日玉珍爲弓會王辰徐壽輝兵起于蘄越癸巳冬十一月稱號建都漢陽元史順帝紀至正

十一年八月蕪州羅田縣人徐貞一名壽輝與黃州麻城人鄭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衆遂舉兵爲亂十月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明太祖實錄亦以壽輝起事在辛卯八月此錄作王辰癸巳異遣使

招玉珍曰子起兵舉義期靖中夏若歸共圖大事不來且先誅之珍懼且欲保護鄉里不得已從焉明太祖

錄壽輝攻陷荊州郡遣人招玉珍曰早降壽輝待以殊禮授統兵征虜大元帥仍領所部益兵俾鎮沔陽

共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玉珍懼遂降壽輝兵陷沔陽府明太祖實錄時元帥哈麻禿爲患洞庭珍以兵誅之連

戰湖中爲流矢中右目。

明史明玉珍傳。飛矢中右目。遂眇。七修類稿。明玉珍爲飛矢損右目。時號明瞎子。

甲午秋。沔陽水漲連年。民採菜魚而食。乙

未春。珍領兵萬餘。駕斗船五十艘至夔府。哨糧。

明太祖寶錄。丁酉春。雲輝將倪文俊陷峽州。令玉珍率斗船五十艘掠夔川峽間。按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二月甲戌。倪文俊陷

峽州。丁酉卽十七年。此錄作乙未。爲十五年。與諸書異。

時夷陵皆屬徐國。泰政姜珪所轄。珍沂流巫峽。糧皆滿載。蜀人亦不覺有擾也。

丙申冬。珍自巫峽將還。先是。元義兵元帥楊漢領精兵五千屯兵西寨。重慶行省右丞相完者都

譯改將勒哲圖。

肅宜招納。丁酉春三月。完者都與漢飲酒開殺之。圖有漢衆。漢將士謀復讎。不克。憤怒。擄船下流。至是遇

珍投焉。且訴其由。

明太祖寶錄。時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麻禿。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聞之。率兵五千。走歸營。將上舟。忽。遂放船下峽。遇玉珍。訴其故。

因言重慶城中止有左丞哈麻禿。右丞完者都。別無重兵厚貯。况二人懷異。甚

不相得。請儘力攻之。全蜀可圖也。

明太祖寶錄。且言重慶城中兵寡弱。哈麻禿與完者都。人不相能。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慶如反掌耳。

珍猶豫未決。萬戶戴

壽進曰。明公修兵沔陽。爲民也。哨糧于蜀。亦爲民也。不若發糧什之三回沔以濟荒。存其餘同漢兵以取

重慶。事濟則有爲。否則掠其財物而歸。何損也。且此兵之出。窺隴蜀。據上游。保荆襄。開糧道。一舉三得。幸

勿他慮。珍從之。

明太祖寶錄。戴壽曰。此機不可失。宜以船半載糧還沔陽。半與漢兵攻重慶。事濟則濟。否則掠財物而歸。亦何損哉。玉珍從之。遂率兵至重慶。明史明玉珍傳。作可分船爲二。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

攻重慶。

是時蜀中承平日久。俄見兵船。遠近騷動。大集。人民騷動。完者都率所部夜遁。生擒哈麻禿。

明太祖寶錄。完者都率部下走果州。哈麻禿出城。被執。玉珍送入城擒之。

重慶城中父老焚香拜迎。道左。珍禁止侵掠。秋毫無犯。由是四外投降。降絡

繹。明太祖寶錄。作

徐壽輝將明玉珍時重慶路。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十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時重慶路。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十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時重慶路。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七年十月。

二月。倪文俊陷川蜀諸郡。命歸元帥明玉珍守據之。

戊戌春二月。完者都自果州來會。蜀省平章郎革歹。明史

珍傳作郎。泰政趙資率兵屯嘉定州。謀取重慶。明太祖實錄。完者都復自果州率兵至嘉定。也於大佛寺。謀復重慶。珍調義弟明三。明史明玉珍傳。明太祖實錄。玉珍遣其義弟明三領兵襲之。又密遣人。有智勇。玉珍寵愛之。使從已性。衆呼爲明二。後乃復姓名。明太祖實錄大事記亦作明二。按明二爲元所擒。當以此錄作明三爲是。沂流圍攻嘉定。未克。明太祖實錄。玉珍遣其義弟明三領兵襲之。又密遣猛士夜眼劫烏牛山寨。擄嘉定城。相守半載。珍兵駐瀘州。宣使劉澤民。部將劉澤民。若破之。惟大佛寺寨相持久。不克。明太祖實錄。劉國、瀘州人。元進士。爲大名路經歷。罷官歸家。相守半載。珍兵駐瀘州。宣使劉澤民。部將劉澤民。曰。此間元進士劉楨。明太祖實錄。劉國、瀘州人。元進士。爲大名路經歷。罷官歸家。字維周者。有文章。能政事。歷仕大名路經歷。因青巾李喜入蜀。大肆殺戮。隱居方山。易往見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人可就見。不能招也。翌日。珍往見之。與語。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邀至舟中。與論國事。拜爲理問。已亥。遣使進貢於徐國。珍親領兵至嘉定。圍之。令明三率銳兵直趨成都。時平章買奴、泰政韓叔亨爲青城賊所執。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城兵皆新募者。一聞明兵至。大驚潰。明三領兵徑入省中。虜郎革歹趙資妻子順流而歸。郎革歹妻謂舟中人曰。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吾爲平章夫人。義不受辱。自投于江。明三以趙資妻見珍。珍待以禮。曰。執政乃吾中國人。何故反爲虜守戰。夫人能招泰政使降。當裂土以贈。異日兩軍會戰。珍驅資妻子臨陣。謂資曰。妾與鎖兒受擒于此。明公甚以禮待。泰政念結髮之情。救子母之命。言既號泣。兩軍觀者淚下。資駐馬執弓厲聲曰。痴婦不死何待。乃引弓發矢。中其胸臆之上。珍揮兵勇進。左右劫襲。元兵大潰。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趙資至重慶。戮于大十字街。以禮葬之。明史明玉珍傳。城破。執趙資及完者都郎革歹。歸於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爲蜀中郡縣相繼下。玉珍盡有川蜀之地。已亥秋。遣使貢於壽輝。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按玉珍得川蜀。在壽輝未死以前。二十一年爲辛丑。壽輝已死。且又爲元兵所敗。元紀所書。恐非事實。庚子春。陳友諒殺徐主壽輝。自立爲帝。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年四月。陳友諒殺其僞主徐壽輝于太平路。明太祖實錄亦作庚子夏。珍曰。友諒。倪文

俊在徐國同爲臣子。今弑逆其主。余當討之。

明太祖實錄。玉珍曰。吾與友諒同事徐氏。今友諒殺主自立。當擊兵討之。明史明玉珍傳。玉珍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順悖逆如此。七修

類稿。陳友諒復矯徐命使玉珍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

怒曰。汝能爲帝。我不能邪。遂據全蜀。不與陳通。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明太祖實錄作守夔關。明史

通立徐廟于城南。春秋奉祀。

明史明玉珍傳。立壽輝廟。衆推尊玉珍爲隴蜀王。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甲

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徹爾特穆爾等敗之。擒玉珍弟明二。五月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遣僞將楊尙書

守重慶。分兵寇龍州。貴州。犯興元。鞏昌。等路。按至正二十二年爲王寅。此錄繫于庚子。則至正二十年也。明史明

玉珍傳。自立

爲隴蜀王。因下令曰。元運已去。中國豪傑並起而逐之。予本鄉農。因亂爲衆所推。始爲自保。豈敢圖人

邇者義兵一起。羣醜底窟。湖湘向化。顧茲蜀地。久被青巾之亂。莫有爲之翦除者。予奉天誅罪。豈能自安

已經殄滅凶徒。幸爾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豈人謀。方今圖爲畫一之規。與民共享太平之治。誠恐百姓

不知。以予爲爭地殺人之師。非弔民伐罪之舉。予取爾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諸元爾輩亦當復見中華文

明之化。亦不可安于元代之陋習也。更宜洗心從治。慎勿取惡招尤。辛丑夏四月。拜劉楨爲王國叅謀。朝

夕侍講書史。裁決政事。楨一日屏人從容說珍曰。西蜀形勝雖小。沃野千里。北有劍門。可以窺隴右。東有

夔塘。可以達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獲扶養。頗得蘇息。人心之歸。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舉也。此時若

不稱大號以繫人心。軍士俱四方之人。思其鄉土而去。明君雖自保全蜀尙難。况欲取天下乎。珍弗聽。

明太祖實錄。劉楨嘗說玉珍曰。今天下大亂。中原無主。西蜀形勝之地。東有夔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所謂天府之國。

人主撫而有之。除去盜賊。養其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業。於此之時。不稱大號以繫人心。部下將士。皆四方之

人。恐思其鄉土。各散而去。明日劉楨又言。戴壽張文炳力贊之。聲息已彰于外。說服者多。珍不得已。咨謀

于衆從焉。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寅春三月戊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

三年正月壬寅朔。四川

于衆從焉。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寅春三月戊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

三年正月壬寅朔。四川

于衆從焉。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寅春三月戊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

三年正月壬寅朔。四川

于衆從焉。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寅春三月戊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

三年正月壬寅朔。四川

于衆從焉。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壬寅春三月戊辰。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

明玉珍僭稱皇帝。按壬寅爲至正二十二年。元史作二十三年。是以爲癸卯年事。明太祖實錄。壬寅春三月己酉。玉珍稱帝。明史明玉珍傳亦云以二十二年春僭即皇帝位於重慶。祭告天地。卽皇帝位。建都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詔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運。漢唐宋之繼統。其來遠矣。迄于元主。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爲之消滅。咸云天數。敢爲人謀。邇者子孫失道。運祚衰微。上天有命。示朕棄之機。豪傑垂時。興驅逐之策。惟我家國肇跡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爾建邦啓土。成湯七十里。盛德已振于三巴。歷數八百年。神功終收于一統。上承天命。下順民心。謹以壬寅年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歷代帝王。卽皇帝位。國號曰大夏。其以今年爲天統元年。嗚呼。恭行天伐。革彼左衽之卑汙。昭顯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尙賴遠邇豪傑。勿吝嘉謀。庶幾大小臣工。協登偉績。元年立郊社。祭以春秋。追帝其四代。立廟。祭以四時。分蜀地爲八道。行周制。明史明玉珍傳作倣周制。設六卿。拜戴壽爲冢宰。明三復姓名萬勝。爲司馬。張文炳爲司空。尙大亨。明史明太祖實錄作倣周制。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興。爲司徒。劉楨爲宗伯。置翰林院。拜牟圖南爲丞相。明太祖實錄作牟圖南爲承旨。按明史。明玉珍此時未設丞相之官。當以實錄爲正。史天章爲學士。立明昇爲皇太子。明史明玉珍傳。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朝夕受學焉。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所。教養郡縣生徒。府置官曰刺史。州置官曰太守。縣置官曰縣令。明太祖實錄作曰令尹。去釋老二教。並彌勒堂。明太祖實錄作去釋老二教。而對奉彌勒法。始定賦稅。明太祖實錄以爲此年夏時。十取其一天家無力役之征。立進士科。明史明玉珍傳。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八道鄉試。明史明玉珍傳。分蜀地爲八道。充貢有司。次年會試。宗伯廷試。分立及第出身。大事記。開廷試。賜置雅樂。明太祖實錄作置雅樂。伊郊社之祭。置奉重暨等及第出身有差。天征北大將軍府於漢中。以進取陝右。置奉天征蠻大將軍府于夷陵。以進取友諒。秋。廷試進士。賜董璧

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冬。命萬勝領兵出漢中。攻刺路坎侯。明太祖實錄作次刺路坎侯。普顏達失平章走。獲其人馬

萬口。天統二年癸卯春。命萬勝領兵十一萬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鄭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甯番

明史及太祖實錄皆作八番。入。明太祖實錄曰。三道並進。勝兵不滿萬人。二月初八抵雲南。屯兵金馬山。鄭李皆不至。梁王李羅雲南省廉訪

司官先二日已走。明太祖實錄。甲辰春三月。勝兵至雲南。元梁王李羅帖木兒及行省廉訪司官。雲南也。都興芝麻李兵尚未至。梁王李羅帖木兒不意

勝兵奄及。故雲城遁。及梁王之赴大都。率兵出偵。獲勝部將姬安禮。問勝兵幾何。曰。八千。於是大都會大理段平章

兵擊勝。殺傷者過半。勝以孤軍深入。約兵未至。而戰士多中傷。難以久駐。遂引兵還。所過暴掠。為民患。玉珍不能

制。今此錄不載。蓋恥其敗也。惟明太祖實錄以為此甲辰年事。元史又以為壬寅年事。元紀云。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

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撒爾特穆爾等擊敗之。擒明玉珍弟明二。此錄亦不言明二被擒。意在鋪張。故以敗顯

為諱也。勝遣使四方。告諭招安。繼日齋百牌面納降降者不可枚舉。即遣侍中楊源進表解象以聞。其

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于六詔。窮民交賀。

遠近同歡。恭惟皇上陛下智勇如湯。文明協舜。深慨中華之貴。反為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

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於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瞻茲南詔。鄰彼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

任儉人。恣行饕餮。郡守無惻怛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

以供輸。繼次馬隆。敵衆望風而奔潰。遂由驛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犯。

萬里皆安。勝等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勳之集。甚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之

忠力也。深入不毛。臣愧偶同于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命于有虞。原注。此文乃鄭興撰也。吳王始遣都司孫養浩。明史

參傳作都事。來結好。書曰。吳王奉書夏國皇帝。問者得姜珏詰命。觀其文義妥貼。辛卯歲兵起。蔡穎有陳友

諒。恃其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一旦迫區區之境。不得已而應之。三年遂決。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居國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力并復。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土。時遣使通好。惟足下圖之。明史明玉珍傳。太祖遣孫養浩聘明玉珍。其志殆不在曹操下。有謀臣如牧。猛將如逮。即。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幹國邦。願以孫劉相吞嚙爲鑒。按傳與此錄所載之書。絕不相類。考本傳云。自後信使往返不絕。蓋明祖與玉珍致書非一。故傳錄互載也。是年秋。遣參議江嚴。明祖實錄作乙巳秋。參政江繼入貢。明史明玉珍傳。又以江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孫養浩報之。大事記。遣江繼來通好。且獻良馬。按玉珍既於癸卯年奉表。則江繼之來。不應至乙巳年也。答書。其書曰。夏國皇帝奉書吳王足下。邇者元運告衰。中原氣盛。天必降生豪傑。以爲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尙爲彼用。殊爲可惡。足下應運而興。目視赤子之塗炭。想亦不忍。區區人馬二十萬。北出漢中。東下荆楚。期靖殘虜。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復。通好。不敢後約。惟高明亮之。按元史本紀。癸卯十月甲辰。湖廣僞統平章。張知院。陰遣人言於庫庫特穆爾。設計擒殺僞漢主陳理及僞夏主明玉珍。不果。威順王普顏遣平章。明太祖實錄作達失平章。甲辰爲天統三年。乙巳爲戴壽追襲至秦州。弗獲而還。三年甲辰。按玉珍於壬寅歲僞號。甲辰爲天統三年。乙巳爲不克而還。巴州叛命。司寇鄒興克之。留官軍鎮守。四年乙巳春。吏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尙大亨張文炳爲知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爲平章。俾鎮保甯。莫仁壽爲平章。俾鎮夔關。鄧元帥。明太祖實錄作鄧元亨。爲平章。俾鎮通江。明太祖實錄作通州。江寶英。明太祖實錄作寶友。爲叅政。俾鎮播州。荆玉爲宣慰。俾鎮永甯。商希孟爲宣慰。俾鎮黔南。冬。徐國叅政姜珪來朝。仍令守夷陵。就彼屯種置倉。以瞻軍用。是月。原本繫是月癸卯年。蓋中開脫去三年四年事。今依明太祖實錄改正。全蜀星殞如雨。丙午春。明太祖實錄作春正月。夏主不豫。召臣下諭之曰。中原未平。

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險塞，予沒後，汝等同心協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窺中原，亦不可與各鄰

國構隙。明太祖實錄：玉珍有疾，召其臣僚，諭曰：西蜀險塞，爾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可以自安。不然，後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言畢遂殞。陸深平胡錄：丙午三月，明玉珍卒，在位五年。修

類事作居位六年。按玉珍於壬寅年稱蜀主，卒於丙午，凡五年。類事誤。壽三十六，葬江北永昌陵。明太祖實錄：類事又云玉珍爲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小明主，與諸書異。

之北。羣臣尊上廟號曰太祖文武至聖皇帝，遣詔太子即位，遣使報訃于吳及各國，兼致遺物。吳王遣使

來弔祭，又遣使來送葬。史官方孝孺贊曰：夏主方有意于據蜀，蜀方遭青巾之虐，百無一二。夏主幸至，

躬行儉約，興文教，辟異端，禁侵掠，薄稅斂，一方咸賴小康焉。惜不能謹之于始，私家倍于公室，倉帑空虛，

不能展其疆界，歷年雖不永，民至今感嘆焉。不能文詞閒盡其賢也。明太祖實錄：玉珍爲人頗尚節儉，好文學，

白川，昧於遠略，而嗣子暗弱，政出多門，國事日去矣。明史明玉珍傳：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折節下士。丙午夏，太子昇卽皇帝位，年十歲，尊母彭氏爲皇太

后，垂簾聽政，立妃王氏爲皇后，改元開熙。詔曰：皇天眷命，篤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弔伐，創業開基，期靖中

原，以登至治，顧大業未就，龍馭上升，舉國臣民，攀號莫及。予小子哀疚方殷，而臣民以嗣位爲請，謂神器

難以久虛，國家不可無主，懇請再三，辭避無術，謹於四月初一日，祇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予穉年涼德，

忝任君師，惟敬天以勤民，在脩身而法祖，積承烈緒，廣鴻業以無疆，誕敷武功，祈天命于有永。尙賴臣工

協志，同濟時艱，補缺拾遺，匡予不逮，其以明年爲開熙元年，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仍遣使詣吳及諸國告

卽位。明太祖實錄：丙午夏四月癸丑，夏主昇遣其學士虞某來聘，明史明玉珍傳：昇遣使告哀于太祖，已又遣使入聘，

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報之。明太祖實錄：玉珍死，于昇立，遣使入貢。丙午，命哲報聘，因挾畫史同往，圖其山

川險易。二月，辟鳳山趙善璞爲翰林學士，不就，退隱于樂磧山中，所著有陶真集，正誼稿行于世。自述一

川險易。

歌曰。錦里棲遲處。飄然遠俗囂。地偏車馬少。山近市塵遙。謝事惟求避。居官懶折腰。讀書明至道。忘味學遺韶。對坐花千點。充飢水一瓢。放情隨灑落。得句自推敲。種菊開三徑。橫吟詠九皋。唐虞今在上。許我學由巢。夏四月。梁王傳官大都領兵來攻城。萬勝領兵回哨。且孤軍深入。大理約兵又不至。戰士又多中傷。于是留建水元帥府千戶聶瑾等領八千人與大都拒守。同馬引兵還。九月。表韓氏女爲貞烈。明太祖實錄。初。保甯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歲。遭明氏兵亂。處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居兵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廢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己酉。辟劉湛爲仁壽縣教授。湛學行優裕。造就人才。陞爲國子監祭酒。吳王遣使賀卽位。丞相萬勝與知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之。內府舍人明昭等復矯后旨。明史明玉珍傳。文炳所善玉珍養子明昭。復矯彭氏旨。召勝入。縊殺于崇文樓下。明史明玉珍傳。勝于明氏功最多。其死。蜀人多憐之。拜劉楨爲右丞相。楊學可曰。丞相萬勝者。德安府黃陂縣人也。年當壯歲。智勇過人。夏主寵愛之。妻以弟婦。故稱爲明三。數歲總兵征討。信賞必罰。士卒樂從。所向克敵。開國之功良多。及夏主賓天。主幼。母后臨朝。小人間謀。張萬自相屠戮。而非有罪誅。不及五載而國遂亡。是自取之也。秋。廷試進士。賜廬百里等六人及弟。餘出身有差。幼主吟桂花詩。賜諸進士詩曰。萬物凋殘我獨芳。花金心粟帶微黃。莫言些小難堪玩。露冷風清大地香。命丞相戴壽領兵攻烏撒。不克而還。元年丁未。保甯鎮守平章吳友仁移文于郡縣曰。明史明玉珍傳。吳友仁自保甯移檄。以浩君側爲名。昔與夏主自沔陽而至重慶。共樹奇勳。開邦啓土。今者矯旨殺戮功臣。我輩甯能自保乎。遂據城謀叛。遣使與陝西李思齊張良弼通。幼主數調兵誅伐。皆敗而還。明太祖實錄。是年十一月乙亥。夏主明昇遣使者鄧良夏來聘。二年戊申。大明皇帝來告卽位。明太祖實錄。正月乙亥。即皇帝位。建元洪武。蓋戊申春也。

遣平章鄒敬奉書往賀。四月，丞相戴壽總兵八萬征吳友仁。友仁入城自守，謂壽曰：「不須用兵，可遣參政文彥彬來，即投降。」是日遂遣彥彬入城。友仁與彥彬約，丞相可設策將義子明昭等誅之。不然，必爲所害。壽回奏事，因朝會設計，捏明昭等盡誅之。友仁同彥彬至重慶，請罪謝恩。明史明玉珍傳：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遣書謝，謂不誅昭則國必不安。

衆必不服。昭朝諫，吾當夕至。壽乃奏誅。十月，友仁入朝謝罪。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友仁，友仁亦遣使來賀。友仁遣書謝，謂不誅昭則國必不安。

明太祖實錄：十月，友仁入朝謝罪。十二月，遣使以書諭友仁，友仁亦遣使來賀。友仁遣書謝，謂不誅昭則國必不安。

使者來賀，惟彼胡元以昏淫之主，在世祿之將，昧綱常而無節義，耽寶貨而戀聲色，天命既去，克之不難，理固然也。其將士保保，擁兵十萬，步卒倍之，中原之將莫強焉。既不能盡節以事其君，又不能順天以全其民，是又不可不討。十一月，大將軍移師自真定出井陘，直抵太原，與之決戰。人破其衆，獲其將校步騎，王保保僅與十八騎脫身遁去。我兵追之，俟還，當知其存沒也。今晉冀之地，悉入版圖。天下之亂，十平其九，故報書致足下知之。朕昔以令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豈明令先公遺爾長逝，失吾同好之人。朕思之，不覺淚下。爾足下以幼沖之年，處新造之國，撫平若朽索之馭奔馬，朕感念先好，安得不爲足下慮哉。自喪亂來，幾二十年，今人心思治，正孟軻氏所謂定于一之時也。足下舊臣，念令先公平日相與之恩，竭力推誠，卒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實機識變，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日延羣臣，問以安靖生靈之道，老成練達之士，有能應至善之計者，擇而行之，是實融錢假復見於今日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書不盡言，足下其圖之。

三年，大明遣使求木植。明史明玉珍傳：太祖遣使求木，昇遂獻方物。帝答以璽書。明太祖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遠此，必圖所以此復。丞相戴壽

不與秋丞相劉楨卒。楨，元進士，精于易數，導明主修道，盡逐胡元，以安中夏。詔令多所代製，人比之孔子。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十月，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瑄詔諭明昇。瑄至蜀，諭昇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昇率於羣議，不能云決。瑄還，復以書曉之曰：『爾附古之有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及，則歸順。故能保身家于兩全，流名譽于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沖之資，襲先人之業，據有巴蜀，然在位，不吝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爲爾斯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充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據蜀，南不過揚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斗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鯀叢魚虎之域，不足足下矣。我主上仁明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

狂賢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遺環而論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雖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乘江河。橫掃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都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友諒之子。竟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于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賢哉。若必欲偏強一隅。謀臣頃刻。魚遊于沸鼎之中。燕巢于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足下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此欺。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境。語及老母。獨不痛心於此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十二月戊辰。平章樞密自蜀使還。言明昇困窮。將佐皆庸材。昧於遠略。喻之再四。終不悟。不如舉兵取之。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無實而加兵。仁者不爲也。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允。明史明玉珍傳。興元守將以城降。吳友仁救往攻之。秋再遣泰政蔡來兼致禮物。又不允。明夏竟絕和好。大事

洪武三年五月。大將軍自將興元。又遣神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興元。合兵進攻。守將劉思忠出降。即以興

軍得報。還屯益門鎮。先遣傳將軍來援。乃遁。冬大明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平章廖永忠副之。明太祖實錄。洪

上曰。此所謂自作孽不可道也。用兵今有名矣。冬大明命湯和爲征西將軍。平章廖永忠副之。明太祖實錄。洪

武四年正月。上觀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督

楊璟。都督俞某。率京衛荆襄舟師。由襄陽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顏時爲左副將軍。平章廖

俞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晏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

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

雖敗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噓。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于奔命。勢必當

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不獨記以爲正月丁亥

事。明史明玉珍傳亦云四年正月。是在辛亥。攻夔關。戴丞相。向知院。峽中設天橋備預。船至以木頭撞下。輒碎

春無疑。而此錄繫于庚戌冬。未知所據。竟不得上屢戰不勝。退兵峽外。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閏三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

平章鄭興。副偏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擊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

木板。置礮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礮以拒我師。於是環遣指揮章樞。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

山下。逼襲州南岸以攻南城寨。環與都督俞某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文鳳出麗江之衆。環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

不然。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修備。早以爲然。遣莫仁壽以鐵索橫斷盟牒峽口。至是又遣蘇、友仁、鄭興等。營兵爲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石壁。引鐵索爲飛橋。用木板置敵以拒敵。湯和軍至。不能進。

重慶城中每虛驚。禁不能止。五年辛亥春。大明總兵賴川侯傅友德帥兵十萬。路從階文。攀緣山谷。晝夜兼行。蜀將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遂克階州。

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臨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墮。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恐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則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而守備單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走。遂克階州。中山侯湯和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道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柘容美洞。及會江夏侯周興。合攻茅岡翠屋寨。庸至中途而還。獨良臣會德陳攻諸山寨。平之。和仍駐師歸州。蜀人斷白龍江以阻師。友德修橋以渡。奮兵急攻。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珍等復果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拔果陽白水江。蜀人不戰。蘇遁。友仁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

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逾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各還本業。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癸巳。賴川侯傅友德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會都督俞事王成亦領兵至。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崇昌衛指揮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

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享走保漢州。乙巳。置文州漢番千戶所。以王均諒爲千戶。先是。均諒爲漢番千戶。受夏主命攝禮店元帥。至是來朝。至漢江。進取漢州。平。約記。五月。湯和兵進攻豐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賈馬。因授以糧。使還戍其地。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

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先是夏戴壽等聞階文不守。遂留鄒平章守夔關。引兵救成都。至是屢與傅總兵戰。大敗。入城堅壁自守。傅圍兵圍之。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六月。賴川侯傅友德。

兵救成都。至是屢與傅總兵戰。大敗。入城堅壁自守。傅圍兵圍之。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六月。賴川侯傅友德。

拔果陽白水江。蜀人不戰。蘇遁。友仁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癸巳。賴川侯傅友德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會都督俞事王成亦領兵至。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崇昌衛指揮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

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享走保漢州。乙巳。置文州漢番千戶所。以王均諒爲千戶。先是。均諒爲漢番千戶。受夏主命攝禮店元帥。至是來朝。至漢江。進取漢州。平。約記。五月。湯和兵進攻豐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賈馬。因授以糧。使還戍其地。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

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先是夏戴壽等聞階文不守。遂留鄒平章守夔關。引兵救成都。至是屢與傅總兵戰。大敗。入城堅壁自守。傅圍兵圍之。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六月。賴川侯傅友德。

拔果陽白水江。蜀人不戰。蘇遁。友仁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之。癸巳。賴川侯傅友德兵渡青川。果陽白水江。會都督俞事王成亦領兵至。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俾各還本業。留崇昌衛指揮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

潘某守之。遂引兵趨隆州。辛丑。傅友德兵克隆州。兵趨綿州。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癸卯。傅友德兵向下水江油。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大享走保漢州。乙巳。置文州漢番千戶所。以王均諒爲千戶。先是。均諒爲漢番千戶。受夏主命攝禮店元帥。至是來朝。至漢江。進取漢州。平。約記。五月。湯和兵進攻豐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賈馬。因授以糧。使還戍其地。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

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先是夏戴壽等聞階文不守。遂留鄒平章守夔關。引兵救成都。至是屢與傅總兵戰。大敗。入城堅壁自守。傅圍兵圍之。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六月。賴川侯傅友德。

尉吳友仁等悉衆守壘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智文。擄江油。壽寧乃與友仁分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遣騎擊敗之。既而壽寧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甯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十餘人。并擒宣慰漢口章等。獲馬驛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按大事記載。友德拔漢口爲六月壬午。會慶平章亦得木牌于巫峽。乘虛併

力攻夔關直抵重慶城下

明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六月丙戌。上開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適

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漲。然後進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關。又云德慶侯廖永忠兵至。蜀人出拒。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軍既接。乃出後軍。兩翼旁擊之。與等大敗。明日。復飛兵攻之。擒云元帥襲興。殺溺死者甚衆。永忠分軍爲度侯廖永忠進兵壘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穿小舟。縋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檣。帶水筒。以禦飢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壘襲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擊其陸寨。一軍擊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礮夾擊。大破之。其將鄭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挫倒金湯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頤川侯傅友德進兵城都。戊戌。僞夏平章丁世真棄城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顯忠從頤川侯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至是世真誘合蕃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卻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苦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邪。詰旦。世真攻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委瘞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縶之于文川東門。僞夏守金川九龍山寨平章僉事李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夏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劉仁挾幼主并皇后彭氏齎符璽詣軍門降。明太祖錄曰。已亥。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由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相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且多。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數萬。皆破敵心。豈能効力。若賊之拒守。死傷必多。亦豈不無益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金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德慶侯出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縛壁。

與杜彭氏及其子希烈等。奉表詣軍門降。犯受降。水憲解縛。束制撫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有歸。日月仰大宇。崇其子希持書下成都招諭。遣指揮黃德昇等。奉表詣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有歸。日月仰大宇。崇華義之無外。萬方不冒。四海同歸。欽惟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偉舜禹。運乾元不息之妙。寶字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華義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亦無令而不從。臣昇餅誠。備方。曾無學識。既隨關之先踐之智。又乏錢徽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兔。撫衷實由於已。皆發用匪其人。自毀錢蒙。曾干天討。屢聞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稽顙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丁未。征虜前將軍朱嘉侯朱希祖兵至重慶。

在位六年。時十六歲。成都兵皆被困躡藉死者甚衆。會湯和至。遣其子